

全人視境中的觀照

——魯迅與茅盾比較論

李繼凱◎著



Family Sky 天空數位圖書出版

全人視境中的觀照

——魯迅與茅盾比較論／李繼凱 著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Lu Xun and Mao Dun



天空數位圖書

全人視境中的觀照 ——魯迅與茅盾比較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人視境中的觀照——魯迅與茅盾比較論/李繼凱 著～初版～臺中市：天空
數位圖書，2012.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5955-21-2（平裝）

1.周樹人 2.沈德鴻 3.傳記 4.中國當代文學

782.248

101027041

發行者：許清龍

出版者：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作者：李繼凱

版面編輯：王思懿

美工設計：林子楓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31日（初版）

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南台中分行

銀行帳戶：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006－1070717811498

郵政帳戶：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22670142

定價：新台幣 460 元整

電子書發明專利第 I 306564 號

版權所有請勿仿製

※如有缺頁、破損等請寄回更換

紙本書編輯印刷：
電子書編輯製作：

天空數位圖書公司 E-mail：familysky@familysky.com.tw
地址：台中市忠明南路787號30樓 Tel：04-22623893

Family Sky

<http://www.familysky.com.tw/>
Fax：04-22623863

作者簡介

李繼凱 1957 年生，江蘇宿遷人。曾為知青，1977 年歲末圓了大學夢，1982 年元月畢業並獲學士學位；1983 年夏圓了研究生夢，1986 年畢業並獲碩士學位；1999 年始將博士夢付諸實踐，終於在 2002 年 6 月獲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從 1986 年夏開始在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今尚在堅守西部。1992 年至 1993 年曾往北京師大訪學一年，1996 年 6 月破格評聘為教授，1997 年獲曾憲梓基金會高師教師獎，1998 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等。

著有《民族魂與中國人》、《新文學的心理分析》、《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20 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創造》等著作 8 部，參與主編和編撰的著作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社會科學戰線》等刊物上發表學術文章百餘篇。曾獲全國首屆青年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第三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參與的書籍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優秀成果獎三等獎；還先後獲陝西省社科優秀成果獎、陝西省教委人文社科獎、《東方叢刊》首屆詩學獎、《文藝爭鳴》優秀論文獎等 10 多項，有 40 餘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等轉載或複印。

內容提要

本書認為，面對像魯迅與茅盾這樣的文化名人，儘管“酷評”也會產生一些“去蔽”作用，但卻極易導入“誤讀”，不如穩健的“慎評”來得可靠可信，因此筆者在全人視境中觀照魯迅與茅盾或進行全人比較研究時，認同和選擇的是後者。作者以慎評的學術眼光，對魯迅與茅盾進行了相當全面深入的考察、比較和評估，認為魯迅與茅盾都是 20 世紀中國新文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其總體特色而言，魯迅主要是偉大的文學家與偉大的思想家相當完美的結合，是新型文化的開路派，前衛派；茅盾則主要是偉大的文學家與重要的政治家相當完美的結合，是新型文化的建構派，穩健派。儘管他們存在著差異，人格和文格有明顯的不同，但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具有創造力的文學大師，都有著相當大的世界性和後續性影響。即使他們自身存在著矛盾或不足，也足可引為今人與後人的鏡鑒。他們還都是那種再生力很強的“資源性”的文化名人，從他們這裡可以引發出許多富於生命活力的話題。對於關心“全人比較研究”和“全人健康發展”的人們以及認定“文學是人學”的信仰者來說，關心魯迅與茅盾的“全人”存在，也可以由此獲得許多有益的當代啟示。將魯迅及魯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視為文化性存在，名之為“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成立的；作為思想文化的資源，於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不宜輕估的。本書採取縱橫交織的“全人比較研究”方法，突出了魯迅與茅盾比較研究的全面性和人生味等，批評了當今流行文化對魯迅與茅盾的“圍剿”或消解，揭示了魯迅與茅盾“沉重型”的人生樣態和當代意義。

目 錄

緒 論：全人視境和全人比較.....	1
第一節 回避酷評選擇慎評.....	1
第二節 “全人研究”的收穫.....	11
第三節 走向“全人比較研究”.....	21
第一章 鄉土滋育和異地求學.....	27
第一節 來自故鄉搖籃的心理積澱.....	27
第二節 異地求學的艱難和收穫.....	37
第三節 早年人生與文學的結緣.....	42
第二章 文化創造和文化姿態.....	51
第一節 與五四同在的弄潮兒.....	51
第二節 從文者的文化創造.....	58
第三節 入世者的文化姿態.....	73
第四節 創造者的焦慮和孤獨.....	100
第三章 同受批判和同一目標.....	107
第一節 “落伍”者的遭遇與求索.....	107
第二節 從“神交”到“同志”.....	121
第三節 強強聯合與偶有不快.....	140
第四節 著書亦為稻粱謀.....	145

第四章	主體重建和文體選擇.....	163
第一節	作家主體的自我更新.....	163
第二節	面對民族主體的文學探索.....	174
第三節	現代文體的選擇和特徵.....	185
第四節	文體史視野中的文體評估.....	199
第五章	交友交心和婚戀人生.....	205
第一節	友誼人生的積極拓展.....	205
第二節	相知相助的評論.....	211
第三節	異性交友與人生風景.....	220
第四節	別致的婚姻“圍城”.....	225
第五節	婚外情感的悲喜劇.....	228
第六章	晚年生活和身後影響.....	245
第一節	逼促或漫長的晚年.....	245
第二節	回憶、疾病與憂患.....	252
第三節	贏得生前身後名.....	260
第四節	延伸比較：胡風與茅盾.....	269
餘 論	：立於當代平臺的點滴思考	283
之一	：衝破新的“文化圍剿”	284
之二	：向“沉重”的人生致敬	290
參考文獻		297
後 記		307
補 記		309

Contents

Introduction: Sight of Whole Person and Study of Whole Person

1. Avoid Cruel Evaluation and Choose Prudent Evaluation
2. Gains of 'Whole Person Study'
3. Tend Towards 'Whole Person Contrast Study'

Chapter 1: Life in Hometown and Study in Strange Places

1. Grow up and Store up in the Cradle of Hometown
2. Hard Time and Gains in Strange Places
3. Become Attached to Life early with Literature

Chapter 2: Literary Creation and Cultural Carriage

1. Pioneer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Altogether
2. Literary Creation of Man of Letters
3. Cultural Gesture of Enter World
4. Anxiety and Loneliness of Creator

Chapter 3: Animadverted Together and Same Aim

1. Straggles Hard Lot and Persevering Pursuit
2. From Friends of 'Relationship of Sprit' to 'Real Comrades'
3. United of Stronger and Stronger but Sometimes They were Unhappy
4. Writing for the Sake of Their Food too

Chapter 4: Reconstruct the Main Body and Selection of the Style

1. Refreshment of Most Authors
2. Literature Explore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Main Body

3. Choice and Character of Modern Style
4. Evaluate the Style in the View of the Style History

Chapter 5: Make Friends in Heart and Life of the Marriage and Love

1. Developed Actively of Friend Life
2. Commented with Kindness;
3. Friend of Opposite Sex is a Scenery of the Life
4. Unique Encircle a City of Wedlock
5. The Felling out Marry May become Tragicomedy

Chapter 6 Life of Later Years and Influence after Death

1. Hope and Act in the Old Aged
2. Memory, Illness and Hardship
3. Wined the Reput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e
4. Thread Comparison : Hu Feng and Mao Dun

Epilogue: Some Ideas about the Contemporary Era

Conquer 'The New Besiegment to Culture'

To Greet 'The Weighty Life'

The Main Reference

Postscript

afterthought

緒論：全人視境和全人比較

第一節 回避酷評選擇慎評

有學人稱 20 世紀是批評的世紀，各種各樣的批評都在竭力顯示其威力與特色。顯然，這種批評的昌興業已跨入了新的世紀。我們注意到，近些年來一種被名之為“酷評”的批評，似乎頗受一些人的青睞。而在這樣的“酷評”中，既往的文化名人的形象與靈魂不是忽然變得陌生起來，就是變得相當可憎可厭，即使像魯迅與茅盾這樣的文化名人也不例外。總之，“酷評”是立意在於否定的批評，而刻意求之的結果，則往往導致所評對象的大幅度的變形、變色、變味，同時轉使批評者自己成為名利雙收的“後字型”（或“前衛牌”）文化名人（或文化殺手）。筆者以為，儘管這種時興的“酷評”也會產生一定的“去蔽”作用和“刺激”效果，但卻極易導入“誤解誤讀”的迷宮，遠不如穩健、中肯的“慎評”來得可靠可信。

誠然，名人在歷史視境中是會變形、變色、變味的，這在“接受史”中本不奇怪。何況名人也都有從無名到有名的人生經歷。比如魯迅與茅盾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也曾經是相當普通的無名的少年兒童，甚至也都有擺脫不了的過早失去父親與家道中衰這樣純粹“私人化”的悲哀，都有過蒙受屈辱和失意痛苦的人生體驗，但他們的不懈追求與歷史機遇的慷慨饋贈，使他們有幸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弄潮兒，並相繼成為真正“重量級”的大作家。然而無論在現代學術史上，還是在近些年來的文化批評與文學評論中，關於他們的激烈的爭論或懸殊的評價也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陸曾經相當一致地竭力將魯迅“神聖化”、將茅盾“偉大化”的時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評價迥異的研究。儘管其中難免也會有別樣的扭曲與恣意的貶低，卻也有一些比較實事求是並富於啟示的學術性研究，且在相宜的時候對大陸學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事實上，在許多人的感覺中，魯迅並沒有遠去，他就真實地活在人們的心中，但已經不再是塗滿紅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單純是作家或戰士，而是一個故事很多且充滿魅力的人，一個讓人景仰也讓人親近的人，一個性格豐富而又複雜的讓人說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與此有些類似，真誠地懷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會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輕重，他的風度、氣質真的是個儼風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強精進、奮發有為，也著實令人

生敬，遠非一般追奇逐怪而又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但較之於過早去世的魯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徵，尤其是其為官的晚年經歷似乎招致了較多的指責和批評，好像他的貼近時代的思考、與時俱進的姿態和高壽居然為他加多了恥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魯迅那樣依然是英傑文豪，他的鼻樑上被意外地抹上了不少白粉，儼然有些類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這兩位生前結緣很深的現實主義作家，倒仿佛成了兩相對立、價值懸殊的人物。

事實究竟如何？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魯迅與茅盾？如果讓筆者簡潔地回答，這就是：相對而言，魯迅與茅盾都是 20 世紀中國新文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都是具有現實性和當代性的文學大師、文化偉人——魯迅是中國 20 世紀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主要是偉大的文學家與偉大的思想家的相當完美的結合，是新型文化的開路派，前衛派，尤其長於批判和終結封建專制文化，思維特徵主要體現為反思型和批判型；茅盾也是中國 20 世紀一位傑出的文化巨匠，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主要是偉大的文學家與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從事革命的社會文化活動）相當完美的結合，是新型文化的穩健派，建構派，尤其長於分析和把握現實社會，思維特徵主要體現為分析型和觀察（前瞻）型。儘管他們實際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人格和文格也有明顯的不同，人們的看法更是參差有異，但我還是堅持認為，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具有原創性的“文學大師”，而非“文學小師”，更非“文學劣師”，都有著相當大的世界性和後續性影響。即使他們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或不足，也實難遮蔽其應有的光輝，也足可引為今人與後人的鏡鑒。而他們的思想文化遺產及其在文化史、文學史、學術史上產生的種種影響，客觀上也已形成相當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從主導方面看也已成爲後人應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資源。將魯迅及魯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視為文化性存在，名之爲“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成立的；作爲思想文化的資源，於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不宜輕估的。這也就是說，魯迅與茅盾作爲現代文化名人，比較而言，也堪稱是 20 世紀中國的文化巨人、文壇泰斗。他們都是那種再生力很強的“資源性”的文化名人，從他們這裡可以引發出許多富於生命活力的話題，這些話題多是與人生、文學、社會和文化發展相關的“有意味”而又“說不盡”的話題。對於關心“全人比較研究”和“全人健康發展”的人們來說，對於認定“文學是人學”的信仰者來

說，關心魯迅與茅盾的“全人”存在，可以由此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值得說明的是，“全人比較研究”強調的是就魯迅與茅盾之間進行比較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生命感、人生味等等，而不是所謂“完人”的比較。“世無完人”，早有定論，魯迅與茅盾這樣的文化巨人也不例外。因此，“全人比較研究”不能置換為“完人比較研究”。如果都是所謂“完人”，也就無須比較了。正是因為彼此之間存在著差異和不同，才会有相契與互補，甚至也會有矛盾與衝突；正因為彼此之間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存在著複雜的關係，才會讓世人看到的是活躍在歷史上並進入當代語境的兩位活生生的文化名人，而不是兩位尊神。並通過兩人廣泛性的社會性聯繫，看到更其廣闊的人與文的世界。在 20 世紀時空中，魯迅作為新型文化的開路派、前衛派，主要以創造者的激情和戰鬥者的膽識，思想家的智慧和文學家的才華，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譜就了驚心動魄的人生樂章；茅盾作為新型文化的穩健派、建構派，雖與魯迅有相似之處，並能密切呼應，但卻主要以政治家的理智、文學家的細膩和活動家的才能以及分析家的明敏，建構了自己的人生世界，並以此為基礎譜寫了悠遠的人生之歌。

在一定意義上講，以魯迅與茅盾為人生的楷模與文化追求的嚮導，對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和個人生存品質，都會有不小的助益。我們不必神化聖化魯迅與茅盾，恣意誇大其價值與作用，愈“神乎其神”，愈“難以置信”，結果可能恰恰相反。因為造神是對人學的反動，最終總要破產的。然而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同樣要破產，並且無法得到“破產法”的保護。近些年來某些人似乎忘記了歷史老人的存在，隨意塗改和戲說歷史，其實“他”一直像一座大山靜默地諦視著人間。“他”的真實存在必會適時地促使人們業已淡漠的歷史意識“復活”。我們知道，儘管近些年有人在為 20 世紀中國文學“大師”重新排什麼座次，但人們通常還是在文學史上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並提的，所謂“魯、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說（或文學史關鍵字）畢竟給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儘管有人執意要改變這種“格局”，消解這一關鍵字，但從“歷史”存在的真實情況看，這種現代文壇“三大家”的稱謂，是“歷史”形成的，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在文學“接受史”的意義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當下的接受過程中，卻會發生調整或變形，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無論如何，魯迅與茅盾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兩位作家，特別是以現實主義創作名世的廣有影響的兩位作家。魯迅被有的偉人稱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以一

人之身而顯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視為偉大的作家、優秀的政治活動家與傑出的理論批評家，譽之者也是不遺餘力的。但這些“定論”似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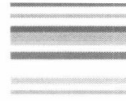
不過要讓筆者談對魯迅與茅盾總的印象，依然是在上面給出的“簡潔”的“回答”。不知是不是由於人們對“文革”極其反感並進入“解構”語境的緣故，當今人們是不太喜歡“偉大”這類詞彙的，對原來被稱為“偉大”的人和事，也大多開始懷疑起來。其實，所謂“偉大”者也是相對而言的。¹此外，也如魯迅所說：“偉大也要有人懂。”²所謂“大師”，也就是在學問、文藝等方面有大的造詣和大的影響的人，這種“大的造詣”和“大的影響”在相對意義上都有“偉大”的特徵或因素。既然普通的母親表達母愛可被稱為“偉大的母親”，也有人因偶發事故中的勇於犧牲行為而被稱為“偉大的英雄”，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可被尊為“偉大的天王”，有人把球玩得熟些就成了“偉大的球星”，那麼，稱魯迅與茅盾是“偉大的文學家”或“文學大師”自然也無不可，某些人實在沒有必要對此產生那麼多的不滿甚至是怨恨，何況這後者較前者畢竟嚴肅得多，莊重得多。筆者認為，在承認魯迅與茅盾為“文學大師”的前提下來反思他們的人生和藝術，較那些淺薄、粗暴的攻擊者要高明得多，也明智得多。已有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探討。³從實際情況看，對於魯迅的“偉大”，承認者自然多些，他在國外的影響也大些，比如在他生前就有人建議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而在他身後，則有更多的人言說這方面的遺憾。曾獲該獎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答臺灣記者採訪時還說：“我只是受矚目的眾多亞洲文學作家包括中國、韓國等的文學家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作家之一而已。我認為，最有資格以亞洲文學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其實是魯迅，魯迅若於生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亞洲文學可能因此更早受到世界的注意。”⁴他還說：“我現在寫作隨筆的

¹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文學大師的相對性就更為明顯。比如魯迅、茅盾提攜過的蕭紅在一些學者看來也是偉大的作家，除了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之外，國內著名女學者季紅真在《蕭紅傳》的自序中，也明確認為蕭紅“註定要進入偉大作家的行列”。即使就其本人而言，也是隨著生活體驗和文學閱讀的增加，才有了這樣認識的改變，特別是“結婚生子之後，才逐漸體會到蕭紅的偉大。”見《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0 年版。而漢學家李歐梵也從魯迅註定“要失敗的清醒者的聲音裡看到了偉大”，見《鐵屋中的吶喊》，中譯本第 186 頁。

² 魯迅：《葉紫作〈豐收〉序》，《魯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19 頁。

³ 詳參祝勇編《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⁴ 《海外文摘》2000 年第 2 期第 4 頁。



最根本動機，也是為了拯救日本人、亞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優美的文體和深刻思考寫出這樣的隨筆、世界文學中永遠不可能被忘卻的巨匠是魯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這是我文學和人生的最大願望。”由此他甚至認為：在 20 世紀的亞洲，最偉大的作家就是魯迅。⁵筆者相信贊成或基本同意這種意見的人是不少的。自然也會有相反的意見，魯迅自己就不同意自己獲獎，又如李敖，就曾有貶低魯迅之語。他還將大陸作家幾乎給予了整體否定，只推許自己是白話文寫作的第一人（第二、第三也是他），認定“魯迅被高估，茅盾文字很爛”⁶。現在恰恰有某些人頗為欣賞這樣的“文化頑童”（自然也不是一無是處，且李敖和魯迅也是有某些相似之處的），甚至將“文化痞子”當成最前衛最當紅的文化明星大加崇拜，卻將魯迅與茅盾這樣傑出的作家視為時代的落伍者，遺忘在歷史的角落裡了。

筆者注意到，似乎很少有人將茅盾與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⁷這大概與茅盾創作屬於中國主流思潮、意識形態特徵非常明顯有關。如人們所熟知，西方人（或白種人）控制下的諾貝爾文學獎是不會頒給這樣的作家的。然而也有人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除了魯迅之外，“則茅盾、沈從文、巴金、李劫人、老舍、沙汀、艾蕪、曹禺、趙樹理等幾位作家，他們的某一或某些作品，是畫出了中華民族的某些真實特質和靈魂的，他們似乎都具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某些條件。”⁸進入現代，人們的觀念便進入了變化無盡的萬花筒。特別是近些年來思潮變遷、意緒紛亂，國內隨意貶低茅盾的言論業已相當流行，在青年讀者中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比如為了摸清大學生對茅盾的真實看法，筆者曾特別要求學生要在關於茅盾《子夜》的作業中說出他們的真心話，於是便出現了與教科書及教師講述明顯不一致

⁵ 詳參許金龍對大江健三郎的訪問記，載《文學報》2000 年 7 月 27 日；大江健三郎：《我怎樣寫隨筆》，《中華讀書報》2000 年 9 月 27 日。

⁶ 孫承斌：《李敖：魯迅被高估，茅盾文字很爛》（<http://culture.netbig.com/topic/1016/20010613/104660.htm>）。李敖說茅盾文字很爛也如攻擊魯迅一樣缺少證據，對文字很重視的夏志清也曾以《虹》為例，說明茅盾筆下也有“絕妙文字”，參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六章，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年版。李歐梵也表示：“我對茅盾的興趣很大，尤其是他的《子夜》和《虹》。”見李歐梵《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上海三聯書店 2000 年版，第 126 頁。

⁷ 茅盾自己倒曾談過：“東方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很少，連高爾基和魯迅也沒有得到，我更談不上了。”見唐金海等主編《茅盾年譜》，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00 頁。

⁸ 嚴秀：《閒話諾貝爾獎》，《隨筆》2001 年第 2 期。

的文章。一位同學在《黑暗中泅渡——苦讀〈子夜〉有感》一文中說：“宛如背著一袋沙去爬華山，讀完《子夜》我長歎一口氣，終於又讀完一部‘傑作’了，為了爭得所謂的發言權，我將自己的忍耐力與意志力發揮到極限，歷盡千辛萬苦，一路走來，掐指一算，已半月有餘。”“我無意於追求什麼逆向思維與創新精神，也無意於充當正統精英文化的逆子叛臣，更無意成為王朔、韓寒們的忠實信徒，我只是把我想的付諸筆端，絕無貶低茅老先生之意。違背自己的意志寫一些隨波逐流的文章是痛苦的，坦而言之，我是不太喜歡茅盾的作品的。”另一位同學在《淺談茅公〈子夜〉》中說：“讀罷《子夜》——這部二三十年代頗具好評的小說，心中沒有了以往的興奮，卻充溢著無限的失落之感。”文章認為，吳蓀甫形象蒼白、單一化：“他集智慧、果敢、自信於一身，全身心地投諸事業，而作為另一面，他的情感，他的個性中的矛盾，我們從文字中卻是很難尋覓得到的。我們可以用一個詞‘敬業’來評價他，而僅僅這個詞的單薄感卻又是讀者們極不情願看到的。”但並非大多數同學都對茅盾及其作品持這種否定性看法，除了較多的趨於肯定的一般性作業之外，也有學生特別真誠地道出了他們對茅盾及其代表作的認同，如張曉華在《子夜黎光》一文中說：“就我個人觀點，吳蓀甫的心理變化是該長篇之最亮點，其次便是那個果斷有為的走狗屠維岳，還有一腦子中世紀浪漫憧憬的吳少奶奶……”“當然，有同學也許要言，你是那種跟在別人後面拍馬屁溜著走之類，‘茅盾的《子夜》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個時代的映射，它屬於歷史，而非今人可以評解。’其實不然，我本人好歹也有腦子，並沒有剔了良心和思想讓高調在思維原野裡跑馬。我之所以為茅盾打紅旗，為《子夜》喝彩，是因為它本身。茅盾的份量，也決不是那些文壇言評者吃飽喝足後連連打嗝打出來的。《子夜》是歷史的，同時也是現實的，在它誕生的那一瞬間，便具有了恆久的意義和雋永的意蘊。”李硯飛在《由〈子夜〉想到的》一文中說：“一部偉大的小說就是一個民族的血淚史’。讀完《子夜》，我忽然想起了這句話。”“……作者作為這段歷史的一個經歷者，能夠將局勢洞察如此明瞭，自非是常人所能為，不能不令人敬佩。”“與香港現當代金融小說相比，《子夜》以深度見長，而且在情節上也沒有香港派誇張。我想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創作意圖有關。《子夜》的目的在於揭露而港派重在商業化。”“看罷再看，《子夜》給人的東西越來越多，社會的，生活的，人生的，精神的，各式各樣，不一而足。然而給人最深刻的印象還是那群在子夜時分亡命狂奔，以為朝陽

在即的愚蠢而又可憐的人！”邱榮雲在《茅盾的力量》一文中說：“知道茅盾是因為他的《白楊禮贊》，當時是懷著很崇敬的心情去讀這篇文章的。”“茅盾是一種力量，促人拚搏奮進。”“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有缺陷，但我們發現缺陷不是要陷進缺陷，而是要珍惜已有的美，改造不好的東西。”“不給人以希望的作家是可怕的，他們的摧毀力也是可怕的。讓我們接受崇高力量的召喚吧！與虛無決裂，讓茅盾們的力量鼓舞我們真誠地投入生活，堅持崇高，遠離卑劣。”這也表明，儘管青年們受到一些不良思潮的影響，語言能力也有待提高，其思維卻是活躍的，而更多的人則仍有著清明的理智和向上的追求。在成年人尤其是學者中自然更是如此。即使是那種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之類的遊戲方式將茅盾逐出文學文類（如小說、散文等）大師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茅盾在文學理論、批評、創作和領導等幾乎各方面都影響巨大，如果總體上排‘文學大師’，他是鮮有匹敵的，第二位置應當之無愧……”⁹請看，這裡不僅承認茅盾是“文學大師”，而且還被放在第二位！可見本欲將茅盾大加貶低甚至掃地出門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項全能”的名義下，仍給茅盾留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不過，在小說、散文（包括雜文）等具體文體創作的“大師”行列中蹤跡全無的人，居然也會被普遍視為文學大師嗎？這實際是那些看似“遊戲”而實有些“狡黠”的人留下的並不簡單的問題。近期報載《文學界話說王朔金庸》¹⁰一文，其中介紹了吳亮的高見：“國內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鍾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擊了一大片，這是武林中的宗派鬥爭。”原來如此！可見問題確實非同小可，是值得注意的。¹¹這樣的排座次居然也帶有“派”的味道，其實也有遠離政治或“冷落當官的”之類的動機，與叛逆性的“精英意識”和“民間立場”都有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也與外國（特別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關。儘管海外漢學家的學術觀點可以參考，¹²但卻不能流於盲目認同，有的人已

⁹ 王一川等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上，引語《小說中國》，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¹⁰ 趙晉華文，見《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1日。

¹¹ 有意味的是，儘管有人用金庸打茅盾，但金庸本人卻不打茅盾，相反，他對這位前輩卻非常尊敬。他曾於1994年春訪問參觀茅盾故居（浙江桐鄉），並有如下題詞：“一代文豪寫《子夜》，萬千青年誦《春蠶》。先父與沈公青年時有同窗之誼，今瞻沈公故居，不勝仰慕。後學小子金庸謹上，甲戌三春。”見《茅盾研究》第7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頁。

¹² 比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王際真、夏志清、王德威等人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學術觀點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參見王海龍《哥大與現代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經習慣以“老外”的態度為態度，要看著“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義文化心態也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作家的評論。在這樣的人看來，20 世紀是西方的世紀，西方即代表著“世界”，其流行的價值觀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國作家是否為文學大師也要看“老外”的態度。於是就要將學舌的結果體現在重排什麼“座次”上了。現在問題還不在於要不要反思文學史和那些“座次”，而在於以怎樣的態度（如嚴肅的還是遊戲的，學術的還是非學術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等）去反思和研究。明眼人不難發現，在西方漢學界有一種推崇古代中國、貶低 20 世紀中國的傾向，這在國內也有強烈的呼應。甚至出現了一種強勁的“厚古薄今”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近些年來尤其顯得活躍。如果說，古代中國對外國漢學家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古典文明”和“一個美麗的他者”，那麼，現代西方對中國不少人來說，也是“一個偉大的現代文明”和“一個美麗的他者”。這種文化觀的強固直接影響到對 20 世紀中國文學（包括作家作品）的評價，這自然是很低的評價。這種評價其實是被 20 世紀盛行的文化帝國主義遮蔽了事實真相的結果，否認或忽視 20 世紀中國人的文化創造，包括文學的文化創造，恰好說明了儘管是強勢的西方文化也依然存在著自身的局限與不足，因此不能用這種貌似強大的文化及其文化價值觀來衡量一切文化。要正確而又充分地分析與評價 20 世紀中國文學，自然就有必要深入細緻地研究其究竟是否有重要的文化創造和怎樣的文化創造。要正確而又充分地分析和評價 20 世紀中國文學，自然就有必要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從一定意義上說，對魯迅與茅盾的研究，也可以視為這方面的個案研究，並由此發現他們身上不能被外來文化所完全遮蔽的那些屬於創造、屬於個人也屬於民族和世界的東西。

而對魯迅與茅盾的比較研究，在國內外已有了一些初步研究，主要見於一些單篇論文（如《“大戰鬥都為著同一的目標”》、《魯迅與茅盾的歷史小說比較論》等）；在一些傳記、文學史、論著中也時有片斷涉及，這些初步的比較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但總的看卻還停留在單側面的、片斷的抑或印象式的比較研究層面，其不夠全面和深入是顯而易見的，迄今為止仍沒有像《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魯迅與周作人》那樣的比較研究專著。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本書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由於思潮變遷、時代更移等複雜原因，近些年來的魯迅與茅盾的比較研究不僅沒有深入下去，反而受到輕視甚至蔑視。特別是在西方“後現代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負面影響下，顛覆歷史、消解神聖的傾向日益嚴重，甚